

時間之輪

潮來潮往，寒暑迭遷，都不知今夕是何夕，惟見玉輪高掛，望來朔去，盈缺迭代不已。摩且王在嶽山的月光祭壇上趺坐，那裡清淨，阿伯契在月壇上築了一座小小的木屋，用文木為樑柱立石雕鑿柱珠，全室皆以樺卯牽引，不費一釘。他師法殷地朝歌的摘星樓，採用架內排樓立起門牆，卻無胡粉敷牆壁，敞開四面鏤空如亭，屋頂鑿薄石片互疊，遠看似黑瓦。

攸侯喜每每回到嶽山，總是去月壇上和摩且王一起趺坐。這師徒兩人竟日無語，只是在心裡用功，每遇晴好的日子，月壇上白虹貫日，陰霾的日子，月壇上有殷紅霓彩，嶽山上住的都是殷家人，年輕的一輩長大了，由家人長輩送到月壇上，向摩且王和攸侯喜學習念唱心曲，學習心心念念的唱，殷家一直保有心念和心曲的傳承。

海邊塹南族長送海鹽來嶽山，也總是到月壇上住，避開冬日，月壇上積雪不好住人以外，幾乎各族長們來了都上月壇趺坐到天明。

摩且王和攸侯喜似乎不畏寒暑，夏日光著上身，冬日天氣再冷也只是披件單衣披肩，攸侯喜被烈日曬出一身紅銅色，殷家人不畏陽光，人人膚色都宛如鍍上一層紅銅光彩。

夏日的夜裡有大星墜落南方，摩且王大笑，他身壯體強，完全不似百歲人瑞，他只是年老，身體毫無病痛。摩且王指著大星墜落的方向，要阿伯契去尋找大星墜落之處。阿伯契偕同有蘇氏大駕炮烙向南而去追尋大星，他倆人花了許多時日才找到大星墜落之處。

大星居然就落在獨山高嶺上，獨山正是有蘇氏夫的族人所居之地，獨山的山壁上和山下曠野都有族人畫各種圖形記號，標誌位置給璇璣和炮烙的辨識圖騰，阿伯契和有蘇氏夫在山巔找到天上落下來的大星，一塊黑乎乎的扁石頭，和媽媽們用來盛菜的盤子差不多，兩人取了黑石回到嶽山覆命。

摩且王摩娑著大星黑石，他歡喜極了，攸侯喜見過相似的石頭，他年輕時築南單之台，當時的帝辛紂王就有五大枚這種天玉黑石，都沒入了南單之台地下，福的師父石匠曠也曾經送給他三枚，可是都比這枚大星黑石還大。

摩且王聚集殷家後生們，還有各族族長們，人人都來嶽山，連夸父族長和侗侗族長都來了，帶來不少族人，他們希奇嶽山上的殷人，人人高大健美膚色赭紅如銅，男女都頭戴羽飾，紮髮結辮，面貌平和安祥。

摩且王又說又畫，他概述了大地的四時節氣，也概述了日月天星如何影響大地的四時和節氣，夸父族和侗侗族聽不懂卻努力記住那些畫面，摩且王說：

「天有寒暑，四季分明，四季者，春夏秋冬；地有四寶，泥土石金，泥土長草木以養萬靈，花果根莖，石金鏗鏗，能治器具；寒暑迭遷，風火雨雪雷電冰霰霧不時……」

攸侯喜心裡一慟！摩且王說到九天玄女，那九天火神如意正是他的妻，如意的燧石還貼身掛在胸前，溫熱的熨貼他的胸膛。

「……日有陰晦，月有盈缺，陰晦者日食，月盈則滿，海水高漲；春日生發萬物，遇水則發，夏日萬物生長，遇風則毀，秋日肅殺，遇冰則死，冬日深藏，遇雪則養……，這是天地四時與

九天之工……。

人有生老病死，物有成住壞空，天地不人，萬物在地生養看天，人若不順服則天，順服者「長生，可人真有長生嗎？」

眾人靜默無語，摩且王長命百歲，他就是一個活生生的長生之人，可是無人能說，此地只有攸侯喜認識他，他自小起就認識王，摩且王！

「：日下有影，陽中有陰，黑夜有月，陰中抱陽，光陰即是一、一；一生一，一一生二二，二二生萬物，此事殷家人人能懂，但是其他人不知曉，若以二一為起始，隨日月更迭，望朔盈虧為一月，每歲十二月，二十四節氣以為增減，增增減減輪轉不替，天地四時皆是常理，人在天地間順服即可，多思無益。」

摩且王日日開講，他命攸侯喜將胸前的猙獰面目吐舌頭的銅盒子拿來放在沙盤上，代替雙魚石，且沿著外圈畫圖，這已經不是朝歌之輪，那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八個圖形了，而是一圈又一圈的圖形，有時四方位，春分、夏至，秋分，冬至，有四地方向，東、南、西、北，以望朔分為十二個不同的圖形分別表示成一歲之輪，外圈一輪圖形表示二十四個節氣，摩且王一圈一圈的講解。

夸父族和侗侗族人希奇至極，他們見鬚髮具白高大的摩且王如見天人，尊敬極了，況且殷人和攸侯喜待他們都好，殷家人彷彿都有神力，高大俊美，配戴羽毛飄飄，華麗高貴。

摩且王高聲念唱心曲，悠揚華麗的聲音豐富異常，天上有鷹、隼來集，大雁列隊群飛而過，摩且王取大星黑石摩娑，大星黑石變的滑潤，稜角都沒了，他命攸侯喜將大星黑石鍍上此地所

產的紫陽金，攸侯喜樂意至極，他許久都沒生火鍛造了。

大槌敲敲，爐火純青，金匠人都來作坊看攸侯喜鍍金，攸侯喜此時的心念幸福滿滿，玄女如意的心意與他同在一起，攸侯喜又眼睛出汗了！

淚水滴入紫陽金，發出嗤嗤之聲，大星黑石度上一層黃金，成了一枚紫陽金盤，摩且王率眾直向獨山高嶺上，阿伯契和有蘇氏大發現大星黑石之處。

璇璣帶來眾人，獨山高嶺上有廣袤的土地，南面有一面廣大石壁如臂環繞，山嶺上無有大樹雜草，堅硬的石壁崖岸頗高，摩且王只是在空地上跌坐，眾人圍繞他，團團圍住了二十五圈，待入夜到了子時，眾人跌坐念唱，來自眾人的胸臆之中，自踵至頂全身發出聲音，聲聲洶湧如潮沸，夸父族人聲呼呼，侗侗族人聲侗侗，附和著殷人的念唱，聲聲部部纏繞追逐，反覆應對，高高低低的向著天空念唱，宛如天籟之聲。

天色昏黑曙光將至之前，有大鵬鳥飛來了，巨大的大鵬鳥在眾人頭上盤旋，堅硬的鳥爪歷歷分明，大鵬鳥遠颺了，祂向西而去。

摩且王起身，向眾人團團作揖告別，他手裡端著鍍金的大星黑石，走向山壁的凹槽處，山壁總有凹處，石壁上更有凹洞，摩且王將手上金色的大星黑石向石壁的凹洞處貼去，霎時間，獨山高嶺上，大地漾開霓光，天空曙光乍現，摩且王走入白虹光色中，消失了！

獨山高嶺上眾人都不敢起身，亦不能停止念唱，他們的心念單純至極，霓光和白虹貫日讓人人寧靜喜樂無比，眼前的一切都不是奇蹟，而是時光之輪的轉折處罷了。

時光之輪由心音開啟，人人都能進入天籟之地，一心不亂，一念不起，生命就能與天地同

在。

攸侯喜明白了！他完全的明白了光陰之輪的秘密，心音是鑰，能開啟時空與生命的奧秘，他慨然而起，迎空高歌，他也一字一音的唱：

伐木丁丁，鳥鳴嚶嚶，出自幽谷，遷于喬林，
嚶其鳴矣，兄弟手足，求其友聲。

伐木許許，鳥鳴嚶嚶，出自幽谷，既有麥糶，
以速諸父，寧適不來，維我弗顧。

伐木于阪，籩豆有踐，兄弟無遠，坎坎鼓我，
迨我暇矣，中和且平，神之聽之……。

攸侯喜邊唱邊走，入山而去，自此以後，再無人見過攸侯喜，當閃知道她的侯王父入山不回亦不驚詫，她一如平常祥和寧靜，只是她越來越大了，殷嬈嬈要她嫁人，她卻不肯。閃成了殷家人保護的女子，待她更大了以後，她的一生都能保護殷家傳承。

豺山、獨山和泰山的原民部族都有傳說，傳說大山裡有侯喜王，他是個慈祥的醫者，也是一位堅強巨大的王——侯喜王。

時間之輪仍然輪轉不替，直到永永遠遠
